

宋修见 ◎著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 (1919—19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宋修见 ©著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 (1919—19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宋修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301 - 21021 - 5

I. ①北… II. ①宋… III. ①北京大学 - 马克思主义 - 研究 - 概况 - 1919—1949 IV. ①A81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027 号

书 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

著作责任者: 宋修见 著

责任编辑: 李廷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1021 - 5/A · 00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25 印张 326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基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前沿阵地。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践行,是北大人前后相继的优秀传统和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宋修见的这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1919—1949)》,深刻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北大形成一种传统、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对我们今天有着怎样的启示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说到研究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原本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我在1992年担任北大党委宣传部长,1994年被选为学校党委委员,1996年又兼任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这样的经历,使我对北大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萌生了认真研究成为北大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想法。1997年年初,学校开始筹备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我作为筹委会委员,从北大党委宣传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双重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收集整理并编辑出版1918年以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北大人的代表作(后来,又限定在已故的北大人在北大工作期间的论著)的计划。这项计划受到学校党委的高度重视,得到北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明确列入1998年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重点图书计划。由我担任执行主编,同孙战龙、张晓娟、杨先红、王春英等同志一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收集到的历史文献超过150万字,后来精简到106万字的篇幅,经过整理,由北大出版社于1998年5月以《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纪念文集》为书名出版发行。

但是,当年我所做的工作一直留有遗憾,那就是收集并出版了这本文集,可没有整块时间去精心研究它们。虽然我在这本文集的《编者前言》中曾粗线条地勾划了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后来又通过两

篇小论文即《北大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五四运动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分别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和《文明导报》上,都是1999年第5期),进一步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但终归是没有作系统的专门的研究。而这个遗憾通过作者的这篇博士论文得到了补救,他做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由此,我对他撰写这篇博士论文并随后公开出版是全力支持的。

作者撰写这篇博士论文是花了大气力的,他的论文在答辩时受到多位教授的好评。大家一直认为,他的论文有几个显著的优点:

一是收集的资料非常翔实。研究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必须下功夫去占有大量的、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作者不仅充分利用了北大图书馆、档案馆的便利条件,而且通过现代网络手段进行资料收集工作。另外,还借着到台湾元智大学访学3个月的机会收集到目前大陆缺失的资料。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所使用的资料,是目前同类研究论著中最为齐全的一本。

二是阐述的观点十分鲜明。在书中,作者在列举了诸多对北大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什么是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等问题的不同见解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不等于北大的全部传统,但它是北大传统中不可分割和不同寻常的一部分。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承载和彰显了北大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体现了北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坚持与实践冲动,体现了他们对思想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不懈追求,它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成功探索,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一页光辉篇章。特别是作者对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涵作了有说服力的解读。

三是表述的语言比较生动。现如今,理论著作不少,但是往往语言比较呆板,词汇比较简单,人们不愿意读,或者读起来累人。这篇论文则不然,它在用语上很有时代感、新鲜感,词汇上与青年读者比较贴近,可读性强。我一直有一种看法,搞文科理论研究的人最好能文史哲相通,既要具有史学的功底,又要达到哲学的层面,还要重视文学的修养,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比较受看。作者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好的尝试。

这篇论文说到一个观点,即从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发展的历程来

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采取的“直接行动”。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探讨、争鸣以不断臻于真理性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嬗递,包含了那些并非是百分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努力,正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够准确和完整的认识之间的相互激荡,使人们不断接近于真理的认识。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几天之内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希望并且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一定能让众多的人从中受益,并且成为那些先进的人们的指导思想。因而,我们在谈论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并不赞成求纯而又纯,而是取一种包容大度的心态。只要是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是不见得在用语中称马克思主义,而只要是不反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人民服务,赞成实践第一和与时俱进的观点,我们就不会把他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之外。

这篇论文将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归纳为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等4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很有新意。正如作者在文章指出的,在这一传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加以研究的学术建树,更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而践行的革命激情和革命行动。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大多数北大人来说,它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是一贯的,而不是一时的。北大总是把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北大总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鲁迅:《我观北大》,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当然,作者的这篇博士论文对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来讲还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又有60多年,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不仅没有断线,而且又有很多新的创造。对于这一段历史还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去研究,不过就这篇博士论文来说,这是额外的要求,因为作者论文涉及的时间段限定在1919—1949年,作为这篇论文的任务是完成了的。另外,从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高度来要求,我希望在理论概括上进一步加强,将资料提炼为观点,而若干观点之间的连接形成为理论系统。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我相信,宋修见一定会以这篇博士论文为基

础,再接再厉,无论今后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上,还是在其他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研究上,都能取得更为耀眼的成绩!

陈占安^①

2012年6月29日

^① 陈占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孕育	(14)
第一节 大变局中的“兴学图强”梦	(14)
第二节 从官僚养成所到新青年摇篮	(28)
第三节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1)
第二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创	(71)
第一节 李大钊开创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71)
第二节 在各种主义的激辩诘问中“择定一派”	(96)
第三节 青年教师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	(112)
第三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	(128)
第一节 校园里涌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129)
第二节 北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140)
第三节 北大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60)
第四节 北大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共早期组织发展	(178)
第四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嬗递	(194)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影响与北大校长的选择	(195)
第二节 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潜流	(219)
第三节 进步社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力	(239)
第四节 爱国民主浪潮中的马克思主义推手	(248)
第五节 专制与铁蹄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257)

第五章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内在理路	(265)
第一节 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形成逻辑	(266)
第二节 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几个特点	(278)
第三节 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独特价值	(291)
第四节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几点启示	(299)
结语	(311)
参考文献	(315)
后记	(329)

导 言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学,其创建与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和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或者说,就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艰难前行的命运缩影。自1898年成立伊始,这所最高学府就被赋予了“兴学图强”的重任,1916年后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整顿改革也是“志在教育,挽彼沦胥”,因此1919年的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作为最新潮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前沿的思想阵地——北大被接受、被认知,并自兹传播发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自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间,在救亡和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在各种主义间的激辩与斗争中,在烽火硝烟中的战场上,一批又一批北大师生执著地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他们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与发展的场域、原因、过程及其特点与启示等问题值得研究与探讨。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 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由衷敬意,是本研究的最初动机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不啻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奇迹,这一影响的发生、发展及其未来走向都是值得研究的。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得到高度重视和不断强化的时代条件下,作为在“赤旗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对那些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知识分子产生由衷的敬意。带着这种敬意,我开始追问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吸引了他们?第一面赤旗何以自北大红楼升起?在1919年至1949年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从

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勇气?为什么有些人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无畏无惧直至牺牲生命也无怨无悔?特别是192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被冠以“鼓吹阶级斗争”、“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而成为思想禁区,为什么还有人坚持学习研究?为什么还有人视之为信仰而无畏地追求与践行?于是,我选择了1919年至1949年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研究。

(二) 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全面认识北大传统

目前对北大传统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但结论各有侧重,可以说是一个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同北京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其中对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但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但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北京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彰显出加强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首要阵地,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历史的、具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北京大学具有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是北大传统的全部内容和最高概括,而只是其中难以分割的而又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系统梳理研究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北大传统、北大精神,进一步正确坚持和弘扬北大传统。

(三) 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北京大学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特别意义的视角,从中不仅可以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的外来影响和内在力量,也能够一定程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定形态与理路。因此,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一个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角度来具体梳理与省察马克思主义“化”入中国,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观察、思考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的历程。因此,研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返本开源的历史意义,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但是,本研究不过是对这样一个有意义和有必要的课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尝试,无论是就个人能力水平而言,还是从目前现实的研究条件来说,显然不可能穷尽这一命题的深厚意蕴。如果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启示,当然是本研究的初衷所愿;但其中或存的粗浅与褊狭以及必存的局限与不足如果能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某种借鉴,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二、研究范畴界定和文献综述

(一) 研究范畴界定

1.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1898 年,1900 年一度停办,1902 年得以恢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27 年 8 月,张作霖颁布“大元帅令”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所谓“京师大学校”。1929 年 8 月北大学生复校胜利,恢复校名。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经长沙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同期的北平,仍有打着“北京大学”旗号的伪北大。本研究中的“北京大学”,包括京师大学堂,也包括西南联合大学,但不包括伪北大,也不包括燕京大学。

2. 马克思主义

北大师生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客观包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理论著述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介绍,也包含着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其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赞同、支持与研究,还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的赞同、支持与研究。因此,在“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特定命题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含了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也包括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并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 1919 至 1949 年间,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

实践。

3. 传统

一般认为,传统就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群体性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思想、文化、道德等等。《辞海》对“传统”的解释是:“历史沿传下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①

在有关北大传统的研究文献中,常见“传统”与“精神”通用的情况。另外,“精神传统”、“传统精神”等概念也经常出现。对于什么是传统,黄楠森先生讲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是从过去传承下来到今天已形成成为一种权威的社会制度、思想潮流或风俗习惯。我感到这种理解基本正确,但过于狭窄。我认为传统之‘统’是‘系统’,不是‘统治’,只要是过去传下来形成了某种系统的东西,不管是否居于统治地位,都是传统。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不是传统。传统也不限于今天存在的东西,传统有活着的,也有死了的。”^②黄植教授提出:“传统是历史上形成并反映历史发展的带主流性的方面,是为后人所认同和弘扬的一种精神力量。”^③这都是对传统的很好的诠释。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传统的含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what a group of people have always done),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④但希尔斯所指的“东西”,并非物质的实体而是通过一些人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形式。比如人们使用某种工具,从过去延传至今,那么是“人们使用某种工具”成为传统而不是“工具”本身即为传统。

① 《辞海》上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普及本),第606页。

② 黄楠森:《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以下同),1999年第3期。

③ 黄植:《五四·北大·传统——兼评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3期。

④ E. 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因此,本研究中的“传统”,是指世代相传的、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容和共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

4.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指在北京大学中人们具有学习、研究、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和现实活动,这种追求及其实践与北京大学全部的教学活动和学生活动等是相始终的。

(二)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北京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发展的研究较多,对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的研究更为集中,对北京大学传统的关注则主要始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之后也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目前一些关于北大传统的研究往往将其等同于精神,因而得到比较普遍赞同的北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经常被表述为北大传统。关于北大传统的提法非常多,如季羨林先生“把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的气节列为北大的优良传统”,而且认为“这两条也就够了,多了反而主次不分,头绪紊乱,不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① 张翼星教授从北大传统与“五四”精神的关系、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融合、北大学术兴衰起伏的关键,以及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要求等几个方面,阐明北大的基本传统应当是“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同时他也认为,确认和把握北大的基本传统,并不否认或排斥其他方面的优良传统,如爱国、进步、严谨、求实等等。^② 胡军教授认为,北大传统或精神可以概括为“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③ 董学文教授提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光荣的革命传统,一是良好的学术传统。”但他认为:“如果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北大优良传统的话,那么可以说:‘爱国为先,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前进’。”^④

总的来看,在目前的研究中,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

① 萧超然主编:《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5页。

② 张翼星:《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胡军:《北京大学精神的一种解读》,《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④ 董学文:《什么是北京大学传统》,《思想理论教育》,1999年第5期。

数学者的认同,尽管表述各有侧重。胡乔木曾指出:“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美反蒋斗争中,都曾发出过夺目的光辉。”萧超然、沙健孙和梁柱等教授,也都先后观点鲜明地提出并各有侧重地论述过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萧超然教授曾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的研究,提出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是中国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地等重要观点,并认为北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固的组织基础和卓越的领导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萧超然就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①他强调:“人们一提到五四、北大的传统,都乐于称道民主与自由;这无疑是对的。但如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就是无视历史。”^②在1997年底的一次访谈中,他又明确提出:“北大的传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革命传统,北大人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抗争精神,这种精神和传统使北大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斗士和先烈。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研究学问,网络百家,北大有着恢弘的胸怀和气度。”^③沙健孙教授提出:“对于北大师生来说,学习和研究李大钊的思想遗产,继承和发扬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④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也曾明确提出:“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北京大学最可宝贵的财富和巨

①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② 萧超然:《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③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④ 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大的政治优势。”^①他认为：“在五四时期孕育产生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已成为北大一个世纪以来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基因，成为北大优良校风的核心内容。”^②梁柱教授认为，北京大学“不仅在学术上有过辉煌建树，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终处在我国进步运动的前锋地位。而这种进步作用是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密联系着的”。^③“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逐步形成了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④

1998年，为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和纪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80周年，陈占安教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鲁迅、许德珩、樊弘和马寅初等27位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学者的108篇文章，均为“1918年以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突出贡献又已去世的北大人的代表作”^⑤。文集对每位作者都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书后还附录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和通告以及李大钊指导的一位北大学生1923年的“唯物史观”试卷影印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的珍贵的文献汇编。在该书前言中，陈占安教授开宗明义地写道：“北京大学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北京大学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基地，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是北大人的光荣的革命传统。”^⑥然后前言对80年来北大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是迄今为止关于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中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一篇文献。后来，陈占安教授又明确提出：“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时期形成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革命传统，集中表现为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

① 任彦申：《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论视野》，1998年第4期。

② 任彦申：《弘扬五四运动精神，继承北大优良传统》，《中国高等教育》，1999年第9期。

③ 梁柱：《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梁柱：《李大钊与北京大学传统论析——为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而作》，《高校理论展现》，2009年第8期。

⑤ 陈占安等编选：《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5页。

⑥ 同上，前言第1页。

主义的传统。”^①并进一步将这一传统的内容归纳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保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高层面、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和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②这样四个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理论提法。

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百年北大的深厚传统之一。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事业，使北大形成了具有系统学理性、广泛实践性和历史持续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③

作为一所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百年学府，北京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显然不可能局限于某一方面。因此对北大历史的不同认识和对北大传统的不同理解也很自然。所以，陈平原教授近年来往往是“借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所谓的‘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④如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他选取了严复、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蒋梦麟、鲁迅、马寅初、刘半农和周作人 10 位“先贤”的 10 则短文进行诠释，意在“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⑤因此，陈平原教授的诠释使人们可以获得对北大传统较为完整的和全面的认识与理解。

钱理群教授则一再强调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他认为：“‘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既是北大的思想、精神传统，同时也是北大的学术传统。”^⑥而且，他还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同意见：“这些年流行的一些说法，我觉得就很有加以辨析的必要。比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他认为这样的归结“不仅会以偏概全，而且会遮蔽也是以北大为起源的其他思想传统”。^⑦还有学者认

① 陈占安：《五四运动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明导报》，1999 年第 5 期。

② 陈占安：《北大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想理论教育》，1999 年第 5 期。

③ 赵玉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新探》，《高校理论战线》，2008 年第 8 期。

④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8 页。

⑤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0 页。

⑥ 钱理群：《论北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73 页。

⑦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05—206 页。